珂雪詞外集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五

公安凫隱袁中道著

拾遺

柞林紀譚

伯脩問聖凡同異之分叟曰不必論聖凡同異

公且指何者爲聖何者爲凡

予問叟遍遊天下目中有何人叟笑曰我從來

不見有一人果然真正豪傑難得縱有也非

徹骨男子寻佇思少許問曰古來如荊軻田光之流如何叟張目曰是何等人可容易說古人真是愛身惜死試看荊軻與魯勾踐博少目攝之便去本爲俠客睚眦報讐却乃如此怯懦方知古人心腸不同我又且問諸公只田光先生一死爲何中郎曰定不爲太子疑或是圖一段好死耳叟曰此却冤了田光先生寻曰大段是激怒荊軻叟曰荊軻豈是不勇之人何須激怒古人此等去處甚細只

一死燕太子之事定矣光知荆軻之殺秦王易於反掌祗愁不爲人用看得太子不在眼裏光旣已死則荆軻安得不爲太子用安得不爲太子死哉若然是獻圖揕胸已豫定於田光斷氣之日其中柱天也非人之所可逆睹也然則光一死而太子之願已遂事已成死有重於泰山者非是之謂乎𢖍讀書到此便爲墮淚古人頭好不容易擲人知他極麤處不知他極細處伯脩問曰後來如臨濟德

山之流亦是此等人否曰正是此等人公看是何等力量何等骨頭不論是何人便大棒打來不是大豪傑無此舉動曰荆軻田光之流還須學道否曰荆軻田光之流我還要他學道我却不要公學道伯脩驚曰若是學道無用矣曰眞無用曰如是則流入生死去曰諸佛亦並不曾出生死外曰何以別於衆生曰有甚衆生

問六經曰易經眞是聖賢學脉書經則史官文

餘之書春秋則一時褒貶之案
問管仲曰是太公一流人
問晏子曰眞男子伏莊公屍而哭人自然不敢
殺他我說此等處眞是孟子作不得者
問留侯曰少年時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尋搜不
見一定是幻術不然躲在何處凡天下幻術
決定破若破死必矣都是險事所以黃石公
不准他人人有箇活機括取之無盡用之不
窮

問杜甫曰今人徒知杜甫詩之妙不知甫是何等人當甫從賊中奔行在千辛萬苦魂尚未定甫得一官救妻子之不暇於時卽薦岑參爲補闕是何等心腸如今人困窮投人不知如何承人顏色當時甫漂零嚴武幕下一月乘醉忽然張目大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看是何等氣㑵予曰武當時生殺在手假令因此言被殺也無用曰渠當時也不暇計他殺與不殺直是胷中豪氣不可忍耳卽殺也顧

不得

問太史公何如人曰天下大俠當時李陵降虜隴西之士皆耻出其門下馬遷獨救之非獨枯木寒灰無勢位之可附亦且負不忠不義之名救之而無以自解於清議者也無恩無名而又有不可測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於意氣非後世矜重名義之流可比

問某子甲何如人叟張目曰好輕易尋方吐痰叟笑曰渠吐一口痰也是自家的尋問夏侯

太初臨刑神色不變於此道有少分否曰大約只是一有力量人我昔於法塲見有四人同斬有兩人恬然不以爲意也只是大聰明人見得決定是死啼哭無益凡聰明伶俐有力量人遇事都能一眼見到底也有趣

叟謂伯脩曰公如何只在枝葉上求明白縱枝葉上十分明白也只是枝葉

伯脩問學道必須要爲豪傑否叟曰此却是死路不是活路人人各有一段精彩學旣成章

自然是豪傑矣豈定有豪傑可學耶
問曰學道還須要根器否曰如何不要根器
根器卽骨頭也有骨頭者方可學道當時王
陽明不知多少人在門下彼一見知其軟弱
無用者盡送與湛甘泉且教之曰湛甘泉是
大聖人可去就學卽甘泉亦自以爲推已而
不知陽明實撥去不堪種草之人尋好漢也
後得龍溪心齋諸公眞所謂見過于師方堪
傳授

伯脩問學問的人畢竟要功業否叟曰治世的
事可以講求得的有甚麼難惟大學問乃是
自己受用非言語所能辨析也
予問學問功業是一是二曰豈可二曰世上亦
有不學問而成功業者乎曰亦是天下事見
得分數多曰亦有有學問而作不得功業者
乎曰這箇却少天下事只怕事理不通旣通
矣何難焉
叟問衆五祖戒是法眼嗣有甚不得力却出爲

東坡東坡到老也不得了只講得幾句義理禪向來面目已失却些子況添了許多文字業憂國憂民的業後便不可知矣予往抱病思及此事眞好怕人且道五祖戒不了在甚麼處衆不能答予問畢竟不了在甚麼處叟曰這裏我亦不知

伯脩問學道遂不怕生死否曰別人怕不怕不可知我却怕伯脩曰怕亦有根器生定怕者如我從少年便怕放鏡不知怕生死之怕與

怕放銃之怕是一是二叟曰怕從小從自難道不是一様伯脩曰可見這膽氣也是生定由不得人曰然中郎曰不然譬如三家村裏童子見人便恐駭及到閙市住了二三年見人都不怕可見膽氣又是克拓得的叟笑曰人只是一箇見識見識太了膽自然大

伯脩問作大事業的人須要殺身而不悔否曰古今大豪傑作事都有箇着數不是泛然曰直如何必隱如何日也死得忒輕易安有大

丈夫爲人所弄如殺一雞然可恨若王伯安則不然你看是何等作用寻問吾人作用須是極細極周乃可言作用否叟笑曰也有箇甚麽作用只如何心隱死也不容恠他作用不妙就如王伯安劉瑾時幾死龍場古廟幾死逃入漁舟幾死功成羣姦誣以反幾死假如不幸而死亦將咎作用之不妙乎

伯脩問自巳根性軟弱不得自了恐終無學道分叟曰公來得穩所謂悟遂實悟參遂實參

伯脩移几近曰畢竟要師指示一條路徑叟
作色曰這等便齷齪不可當
十五夜月色明伯脩以明寄菴中郎并予坐於
堂上飲酒叟曰今日飲酒無以爲樂請諸君
各言生平像何人問伯脩伯脩躊躇未定巳
而曰予最愛蘇東坡然也不似庶幾白樂天
乎問以明以明曰莊周叟曰太高公且說箇
近似者若莊周則恐未知他落處問中郎中
郎曰我最愛竹林中人嵇康叟佇思曰也不

甚像問子孚大笑曰我從來只愛齊人家有
一妻一妾又終日覓得有酒肉叟曰你却有
廉耻不能爲此事我看你最是謹愼周密其
風顛放浪都是粧成諸人皆拊掌大笑問寄
菴寄菴曰我最愛李太白項之叟曰諸公將
我開評何如伯脩曰李耳叟曰何可當也問
孚孚笑曰公卽盜跖叟笑曰盜跖亦不容易
孚記昔在黃安與諸人論學次亦是如此開
評有友人笑指孚曰公卽林道乾林道乾大

盜也予數之曰不容易渠昔在海上橫行各郡縣人不敢問直到家中官兵圍之渠與衆人飲酒高會不顧一夜遂失所在彼其視朝廷大小官員如一羣小兒任其播弄聽其出入亦大膽矣問中郎中郎曰公似李膺問以明以明曰公似叔孫通頃之叟曰諸公試各相品題何如衆人曰善評伯脩中郎曰似黃叔度龔寄菴忽從坐間言曰似管寧叟曰也有些像處評中郎予曰風度神情頗似蔡中

郎伯脩曰似嵇叔夜評予伯脩曰似曹子建中郎曰似謝靈運叟總斷之曰伯脩量差似黃叔度識差如管幼安中郎似曾國男子小脩之評都有些似都不相似佇思良久曰我眞無奈此齊人何已而拊掌曰吾得之矣極似君家袁彥道一擲百萬也似倚馬萬言也似以明曰小脩慷慨爲人却有些俠氣叟曰是只不是專爲俠者凡我輩人這一點情古今高人箇箇有之若無此一點情便是禽獸

我昔因白下某子之言過某地所以過某地
者以旣有豪傑可以依歸終日聽高人議論
度日樂孰大焉旣到語次彐曰山農無故爲
人所陷其情甚可憐也當時友人便不理會
便言他事以亂之彐退而頓足曰錯矣彐所
因失人矣凡人若有一點爲人之情到言及
患難困苦處畢竟動色彐一見此人决其無
半毫朋情卒如我所料小脩這俠氣乃是古
今豪傑所同有的彐曰善評以明叟曰微似

宋濂寄菴無評焉叟又曰我骨氣也像李膺

然李膺事我却有極不肯做的予曰古人所

有者我不必有我所有者古人未必有大畧

風神氣骨微有相肖處耳叟曰善倦久各退

時凉水映月寒侵衣裳漏可三鼓矣

問叟於釋迦仲尼老子三人何居曰釋迦不論

智愚賢否只要他了生死老子則有無爲之

學問矣釋迦不可及矣吾庶幾者其老子乎

叟謂諸人學問還須大家講求予曰非不欲言

這裏却開口不得叟笑曰不見古來大禪師悟後却閉了口

叟曰學問須要有些眞實受用不然只在道理上纏縛如何了得

叟曰伯脩海蠡編說天命之謂性處儘好如何却又這等纏縛予曰當時都有箇見解如謂這一段道理通得去則可靠之以了生死皆於人外求道都無一毫受用即有分解得明白處皆從耳聞入口傳入文字語言入與已

有何相干叟曰然正如一箇餅分開兩邊一
樣
伯脩問王心齋何如人叟曰也是一箇俠客所
以相傳一派爲波石爲山農爲心隱各有殺
身不悔之氣波石爲左轄時事不相干挺然
而出遂以死肉骨糜爛山農以行船事爲人
所恨非羅近溪救之幾至於死不但譎戍而
已心隱以言忤人遂死於殺人媢人之手蓋
以心齋從來氣骨高邁亢不懼禍奮不顧身

故其兒孫都如此所謂龍生龍子果然非虛
心齋極善啟發遍波石過溝波石不得已跳過
之日即此便是波石太謙
耿楚倥少不識字後有志學遂從黃陂方湛一
游方倨甚厮役皆門徒每出則楚倥步隨之
四五十里百餘里楚倥素有性氣兼膏粱子
但爲生死事大不敢辭苦如此二三年每問
方生死事方漫應曰又通商量方實不知也
楚倥遂棄之往遊白下路遇徐魯源覺其語

氣斬截卽從之未幾復至白下寻問其兩來
白下之故楚倥曰不是一箇簡體
楚倥在外多年歸而一哭幾絕自是之後更不
復商量學問
楚倥極聰明極有力量惜歇手太早
往寻在白下會楚倥寻發揮自己學問縷縷不
絕楚倥偃卧牀上不聽直到後日公讀書也
知有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否寻
荅之曰卽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

問叟曾會趙大洲先生否曰曾於京師城外一會草草講數語予曰大洲語言當妙曰大洲極有力量記徐魯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論道學大洲曰公眞好色徐魯源續言人愛世上聲色貨利都不愛道曾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持杯大言曰我進公一着我這裏無取無捨

問鄧豁渠語錄說道理覺得不甚活叟曰渠一

生殺第一機即第三機混了恐學人儱朦
道去故爾分析將以歸第二即第一之窠臼
也其學問是眞實學問從萬死中得來曰比
大洲如何曰大洲不同鄧老一生是箇擔板
人所以學問也有些擔板大洲却圓當時翰
林中也大奇便有張太岳高中玄趙大洲三
人俱以豪傑同時用事伯脩曰當時都不相
能曰自古英雄相忌都是如此大洲與太岳
不相干獨高耳高險也有難爲太岳處所以

太岳不得不爲譬然要之太岳當權所用者正是中玄之流其不惡中玄固可諒也予曰當時相軋也無用曰黨同伐異亦是常情曰世上亦有見得同不必同異任其異者乎叟曰如此益發大不可言

叟曰近溪外面極熱心却冷我外面極冷心却熱近溪與物無忤不論高低賢愚皆與講老婆舌此處極熱然播弄世人調笑羣儒以一世爲戲塲以學問爲弄具言不由衷多可少

怪此處却冷我性不喜流俗人見流俗人避之惟恐不早此處却冷然我遇可人吐心傾膽實實以豪傑待他此處却熱

問羅近溪如此調笑世上人何意叟曰渠是爲巳的學問不求一人知的凡古人學問無不爲巳

中郎論人不宜太畏事伯脩曰不畏事必債事予曰畏事非不是譬如行舟風波宜畏如風恬浪靜却又四顧躊躇恐有覆舟之厄則終

身無登舟之日矣譬如走馬疾坂危橋宜畏如平地康莊又愁馬蹶則終身無走馬之日矣叟曰也是只天下學問非一途古今豪傑也有終身畏而不用者伯脩笑曰這樣人也好叟曰此天下第一等有筋骨人這樣人狠甚如李耳之流是也

叟坐謂予曰此去荆州千有三百里太遠矣安得朝夕相與商榷樂忘死耶予曰也不甚遠昔嘉魚李子訪白沙於海上凡三度凡四五

千里假令如此之遠又將奈何曰李子也是白沙得意門生曰學問何如曰好名曰好名也好曰學道可好名乎叟笑曰若學道眞用他不着

手問叟曰請老師指示某爲何如人曰好曰也有病處曰病處卽是你好處人無病卽是死物

問俠叟曰今人都不識俠俠從人從夾爲可以俠持人也如千萬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

則安失此一人則危人人可以憑藉之方謂之俠今人不識俠轉以擊劔報讐爲俠則可笑甚矣

問程伯子何如人曰渠學問從周茂叔來周茂叔從陳希夷來曰於生死何如曰此一流人終不乾淨止比儒門諸人說得通耳其實與自已畧無干涉

問莊子秋水漁父似非後人附入叟曰公謂秦漢間便無好文字乎內篇眞莊子筆外篇則

有蹊徑矣你看莊子說逍遙遊便說能大而
後逍遙所以不大者以物論不齊也物論之
所以不齊者以不識主敀也識養生主則可
以遊戲於人間世矣以舍人間世無學問也
自是學問有眞實受用而德充符矣如是固
可以爲大宗師爲應帝王矣眞非聖人不能
爲此語若外篇則意見熾然儘有擔板處矣
伯脩問莊子知止止其所不知至矣如何曰知是
虛幻虛幻自可止譬如宿鳥止於枝上不止

枝外

問隨其成心而師之義如何曰當由成字不明
白人只受了成的虧
叟曰國朝李獻吉眞是高人卽臨死求救也與
人不同時左右强逼方肯書書不過曰德涵
救我四字而已

病中紀事 年二十二

萬曆壬辰五月二十九日李子邀予閒話晡時
過其寓李子方晏坐看唐人詩見予來收詩

詑古今詩文之變遂作詩贈予予亦作詩贈
之李子大激賞曰此何必減王摩詰也買酒
酒予爾時便覺憊倦不能飲喉間時作燥蓋
隱隱有病徵矣歸就枕及臥至子夜病大作
煩熱不支徹明稍減是日午病又作較前愈
甚急呼醫醫曰此瘧症也然抵晚則又不復
作私念此來病君子耶端坐以待之而李子
遣小沙彌懷林來看不知表子之病也但云
居士數日岑寂殊甚客有過者多謝絕弗會

即會亦不交一語惟期公來晤譚公如見過
小園內廳上甚清涼可居居士當設兩榻以
俟予曰予數日來亦甚苦岑寂見子來如景
差見蕭騷山水眼目頓明微居士言予亦且
至但兩三日痛渴不支奈何若令日病不作
晚當過懷林遂辭去逆旅主人見予委頓恐
遂有大故色逐我我心怒病遂大作火炎上
如熾徧身皆坐紅爐中不能忍斯須口中乾
極無餘沫漸薄喉亟呼醫醫曰危哉已而切

脈脈不應醫曰是殆絕脈也遂去而予亦自覺漸不可支私自念中道本江南布衣少懷大志抑塞不酬東游問道而死命也然吾與其死于兒女子之手吾寧死于友朋之手焉時六月之六日也天久旱炎蒸如火正午日愈烈城中千萬戶氣騰騰如在甑內靜聽屋瓦皆時時作破竹聲予渴愈不可忍自度不能往李子處卽往必死于輿中耳雖然必欲與李子一言以别甫就輿熱愈甚聽市人喧

閙之語如轟雷穢惡之氣蒸人而予渴益亟
數步即下輿乞水數步又渴過鳳凰山小巷
中僅能旋車而山石爲日所晒熱甚過此而
不即爍死者幸耳萬死乃達李子園中李子
見予病容大駭予時不暇一言惟乞水水未
至渴愈不可忍少頃天地盡昏黑不辨惟見
一方光俄所見光處亦黑獨李子并几案間
數尺地尚了了予謂李子曰長別矣何以教
我李子笑而不答予凡三問李子竟弗之答

也移時所見不甚黑有若火車者焉有若雷
電者焉有若千萬燈晃耀者焉又見有若五
色雲者焉煎爍之聲四至耳爲之碎水至遽
飲兩盞稍能辨物矣而腹中又爲水所滯脹
淩胷膈氣漸不續予曰死必矣幸未亂作數
字寄家大人其辭云兒以大道不明來武昌
訪友今不幸至大病命也何言宿昔疑根未
脫有此妄身旣有此生必有此死理之固然
何足喜戚但可恨者今特疑情又不能破當

不得脫然自由還須向閻浮提再來耳世人功名富貴至六七十歲而死者每日此人享福壽考不知在世一日業多一日一旦命盡百刼難拯然則彭殤君牧等耳我死可不必以棺歸鸚鵡洲前芳草如綉聽漢水湯湯日夜東流黃鶴晴川如畫死必葬我于此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嬴博隔吳千里未常以之歸也故孔子以爲禮禮者合于大道不同妄情之謂也倘痛念骨肉不欲置之遠地

我生平所熟游者惟村中車臺湖洲上白水一頃平沙如鏡可葬我此處中種芙蓉旁植榆柳墓前作一菴菴內置龎居士王摩詰何家兄弟阮宣子蘇子瞻米元章諸人之位而書我名字于其旁若弟子禮也吾所著老子未成悠悠世上想未有人能續成陸公子書者竟須焚之耳兩兄官京師不知近日學問何如人生刹那便至于盡豈易得哉以長別故忍痛作字兒從此死矣書成擲筆目中一

無所見偃臥僕盡抵暮少甦使醫者切脉脉復現李子大喜遂取其書而焚之袁子曰是日也予無苦不嘗矣南方之炎國北方之氷山吾無處弗到矣醫者曰此爲瘧無疑也及此時氣尚壯可用藥截之遂服截藥症良已而熱終不退額間如火浸淫大宅口渴如故思白粥然不能食食數口即飽如此凡三日苦甚正偃臥時忽聽亭前梧桐葉滴滴有聲僕者曰雨至矣至昏黒雨大注所居處正傷

墻僕者曰此墻欲頹久矣恐因雨遂頹不若
出牀廳前予欲出則惡風猛雨迅雷疾雹驚
䰟矣私念受此荼苦之病必不得活在世半
刻受苦半刻若因此巖墻而死却快是時寒
雨打牕孤燈照影欹枕而坐百苦交煎而一
蠢僕屯守情同骨肉當此惸惸困憊之際始
覺有天涯離別之感云抵明幸不頹然視墻
果不甚堅遂移牀于廳廳固多風亭午就枕
爲風所薄病愈甚喘息益急不能續自念憊

甚矣若再加重症不自經即自沉耳無何汗下稍安明日忽思酒而友人適送酒來甫得酒即飲而丼之弗能絶于口頃之盡兩壺快甚抵晩以爲竟無他也時六月之十四日也暮遂就枕漏下二更酒大發病復作渴極凡三處灸蒸如火炙其一額其二鼻息其三喉端而最苦者喉端僅能容針度不可過則汲井水飲之井口甫絶于口即渴再飲則腹脹少頃不覺已有頭惟自喉間以下知其爲我

耳袁子曰是夜也蓋較前初六日事更甚矣幸而不即死至于徹明稍安而渴與熱稍減十五夜月色晶明李子用水洗砌披衣晏坐其上徹吟不輟予從牕隙中窺之覺其人如在自在天宮而身居波吒之獄也予既遭病苦僮僕日夜侍乜著酷暑衣衫皆如雨厭倦頗有故鄉之感予邀羅生商之羅生曰今熱極路上不能行舟中狹隘如炙非病軀所宜待秋風生乃可治裝若此地非養疾之所可

過我藩邸中調治予曰善趣與如藩邸中夜與羅生對譚稍快及至臥則紫微堂之更鼓聲逼耳矣每鼓一聲心爲之馮馮焉凡五鼓數鼓聲而臥至于徹明嗚呼苦哉過五六日始作寒熱蓋向者截之不得發故蘊結于中今始現耳日月荏苒遂不覺至于立秋時六月之二十七也天微雨洒塵邸中有官樹微見墮葉淒然有歸來之思夜謂羅子曰予鄉思勃勃矣昔馬首之東也大人曰女肥同萬

子他鄉寒暑空慎之可歸則早歸堂上猶有
白髮倚門人也盖謂予大家也予兩歳失慈
母育于大家故憐我甚今聞遠出必朝夕懸
想豈爲抱病天涯乎腸斷可知也羅生曰固
然汝氣尚不足殘夏熱猶甚至七月中歸可
矣予復留至次日嘔血數口予大懼醫曰無
傷也此血去則病漸退矣予曰可歸乎曰可
予元氣已將完矣遂往别李子李子亦抱疾
未出見予來强出焉遂復縱譚千古而出近

日所作詩文相示李子曰子之別也無可與言者矣夫吾言出而賢者駭不賢者笑非格外之英雄烏能兩相契乎所以伯牙至死而不鼓琴也吾老矣有等死于武昌耳子能再訪我乎予曰病少安即來李子笑曰政恐無此興耳遂別而羅生送至江頭依依不能舍也遂以七月之初三日晚發舟武昌時江水微波涼風時至漢口艤舸鱗次予箕踞船頭强自笑歌僮僕皆有喜色是夜黑不辨人往

來舟甚多每一舟過榜人復相罵詈夜半忽岸上虎聲如鐘諸引纜者曰虎至矣奔舟舟不能移而虎聲漸近予命諸僕皆潛舟中靜聽以俟至舟邊咆哮而去過蔡店店有三四巡舟人來踪迹我舟榜人與之爭其人大怒各持瓦礫擲舟予方病不能言倉中土如雨下不得已避之早食病渴不能忍而河水多泥滓以烹茶皆不可食遙望有楊樹林在河之濵一老人持盂坐其下詢之則有土泉以

欲往來人者持數錢買一盂咽之如瓊漿焉抵午舟過漢川于時熱極舟中人皆倦風復不順命榜人暫憩斯須時火雲四出山邊皆如潑墨濕氣蒸人有同舟歸州人初不知名姓然相扶持如一家人也曰岸上有大楊林可息郎君持枕簟臥其下至日西始發舟如何予曰善兩三人持蓋相隨而上原野千里惟見黃埃風起塵飛曜靈爲壚行望武昌漁陽之山皆如黑豆不覺凄然前數步即見楊

林其樹遮樾不見天日有人坐而織屨其下予曰此亦神仙何遠藉草而坐因思往時居長安村中喬木參天薰風南來松聲皆如奔濤與諸叔彈棊其下醉則袒卧青石上嘗時不覺有異今始知其爲清涼國也夫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而况拖此茶苦流落天涯者乎俄而舟人請曰可行矣遂回舟中抵晩不知宿何處但水平不流涼風徐來而明月如霜襲人衣裳盖冷冷有初秋之意矣

午雨舟漏無可避處舟人強行至彭氏河風逆不能前披衣而望惟見緣河垂楊滴滴送雨白霧四迷不見河山而漁刀迅疾欵乃下有如圖畫予忽自快恨不能飲酒耳晚風愈甚寐寥殊甚居民有彭姓者初不相知忽遣人送茶來予三四日不食茶得茶有如醴泉念茫茫世上亦有哀憐袁生之窮也而懷漂母之意者耶嗟乎予將何以報此君謹請其姓名再拜而緘之不自知其淚之下也至晚

少齋遂得泊于其渡凡一晝夜達三湖淟甚
靜亭午見綠樹之中隱隱沙市塔矣爲之一
快甫到艸市輿而往沙市之龍堂寺是夜月
色晶明復見故國爲之暢然辰起至公安凡
三月而病始愈李生曰記中所云李子者我
也袁生歸至公安李子亦遂病病兩月獨兩
沙彌常闖懷林晝夜侍三人相依同在他縣
予慣客病兩沙彌不慣作客雖不病李子恐
其因此生病也設三人皆病可奈何倘如袁

生有歸處即抱病歸矣袁生以公安爲家故以公安爲歸歸即病愈李子必欲得如公安其人者以爲李子之家乃有歸耳否則閩楚何擇焉江夏亭州其爲他鄉等也故無歸故病久不瘥此袁生去後事袁生未知也故說

東遊紀事　二十三作

萬曆癸巳春予方鄉居伯脩中郎適入村中夜話及學問一事殊不得力因念往者亭州之約不可孤遂決然有東游之志矣同駕而如

城中時家中貧甚米行且盡百計乃得穀十餘石可及新矣伯脩又乞得樓船一隻遂于三月之十日定發舟偕者爲以明王君寄菴龔君以明于此事有疑而往寄菴則欲遍遊諸山者也會天久雨不得行予謂諸君曰三月躭躭行盡也不宜以風雨遲行且不有三上洞山九到投子乎至十八日始霽二十日遂自公安發舟時江水乍漲滿船皆蜉蝣或曰此朝生暮死也予撫檻久之皆嘈嘈有聲

若欲飛者因念此物筭壽天于旦暮寄變化于一瞚微細迅促天下無如此者雖然等此域中則大亦非大放之劫表則修亦非脩若然蝸角何分於龍伯河沙寧異于彈指盖揚俗送情而知小大修短之玄通也或曰此物生則得魚故漁人常以此卜魚之豐儉舟行數里有赤花數畝濵岸遠望之若桃花伯脩弁中郎攬筆作詩王以明屬和寄菴持洞肅臨水而吹之聲嘹喨徹波底是時江上新晴

微雲未散四顧家山已入烟霧惟見江聲東逝浩白無涯而兩岸垂楊雨後益濯濯明媚不覺暢然盖久在城市日對妻子料纒已甚今始覺泛家浮宅之清遠耳晚泊綉林辰起風逆不成行時初日巳生平沙無纎塵而綉林對面睥睨隱現兩峯旣斷之中中見有一峯極淡者細看之郎龍盖也盖此時宿霧尚未甚收然此山殊童楚中魁父丘耳公安百里平地了無一髻偶見此山所謂見似人而

喜矣次早風漸平發舟數十里見煙霧中有如潑墨者望之乃墨山也此山亘四十餘里皆廻環凹凸綿邈流動又其中若不可測似有千山萬壑窅然深邃之態長如烟霧黯淡一方故玄石之名著于楚詞矣其微窪處種樹數畦遥望之如種一畦韭蔥菁鬱然山色于此益加濃爲可愛也遥望有數點白如積雪者不知何物豈玄石中亦有白石雜之耶昔劉忠宣有艸堂卽此處也草堂有李夢陽

先生長歌予少即慕東山之爲人又見邑中
王司馬家十同年圖公貎甚偉雖然有　孝
宗而後能用大夏且夫有豪傑之賢而無魚
水之歡是猶却步而欲前也山色漸遠風不
順近岸有楊林可憇予放歌其上藉艸而臥
惟有綠原萬里白波一帶而已無何忽失中
郎所在俄而有一人舁山轎來衣紫襦挾弓
矢指顧山水旁若無人覘之中郎也以明大
笑曰足下客路甚貧毋乃從南塘來耶中郎

大笑無何風少調復行舟折而南而墨山復在其右蓋不復向之蓊翳也而淡冶可愛奔騰天際如故耳抵晚皆騁望舟上時紅日已墮半見于山峯之上暝色將至幾同曉色而微風時來冷冷襲人兼之山元在東不惟使人迷左右且忘昏曉矣江中半黑半白平中爲山影所劃隱隱可見就枕不能寐共諧語數百言笑欲死詰旦以明遂困于笑頭岑岑不能起是日風甚恬墨山漸淡而洞庭巴陵

之山逼人矣遂共議登君山風濤大作舟幾
覆此去君山用北風不用南風南風一發有
七日舟人曰待回時魚苗風生可登耳予大
悵恨遂爲文詛柳秀才秀才乃洞庭主也其
辭多不錄因泊沙岸閒信步岸上遠遠見有
楊林蓊鬱可愛共往憩其下此地乃巴陵對
岸洲綠草油油四方皆與天合予嘯歌行遊
甫數步楊林已近其林甚盛可無暑中郎以
所携弓矢挍射于綠原之中忽舟人報曰風

可行矣遂歸舟呂暮風復大作伯脩曰此豈詛文爲之耶因爲詩見嘲予大笑不能解嘲也俄而水中有物至視之浮屍也飄飄江上寒鳥集其上啄其背予曰浩浩洪濤漠漠長夜爾豈復知耶雖然其在水也無以異于在山也其珠襦玉匣而藏之也何異于裸體而飄浪逐波也吾未知生之果樂也吾未知死之果悲也人之入于界也前界不知後界後界不知前界生旣戀此生之生死亦戀此死

之死生雖有若不能奪也然則生之所戀者
死之所惡死之所戀者生之所惡如此則好
生惡死之情亦太不真矣好生而不求所以
生惡死而不求所以免死終其身無一人肯
理會者則好生惡死之情亦太浮泛矣然則
盡天下皆浮屍耳何此人之足悲乎晩泊正
對君山君山之高不勝他山獨其古迹甚多
黃帝鑄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古之英
雄豪傑才氣籠盖一世然至于死生之處隱

隱懷憂彼其望海上而欲逢安期非好大也自君山以後山勢飛騰渺不知何名辰起風漸平于是朝霞滿江紅日乍出微雲擁送忽爲雲所斷分而爲二漸分爲三如瑪瑙已復不見又復現或縱分或横分幾不似日矣光射水中水中皆紅瀾遠可數里直如一黄金塔遠鋭近寛層層可數舟過岳陽山色愈佳或曰此臨湘諸山也其山千峯萬盤皆飛揚斷續深不可測其中似不經日月慘慘然如

有積雪又此一路之山渺不知其名字亦不能寫其層嵓怪狀直疑天地從此遂盡耳夫山有顯有不顯顯者未必皆佳若此諸山冠江南而名字不傳山眞薄命矣以其淺沉窮篠之資并其風雲詰曲之狀沉沉千載更無知已者爲之彰其盛跡此壯士所以見之而下泣也頃之風大作舟甚駛至赤壁徘徊久之其山一紅沙阜耳乃知山以人傳明矣嗟乎山河如故風濤滿眼想曹公之賦詩壯周

郎之奇蹟杯酒徵歌能無下淚且夫以朝露之身夢想雄圖壯心牢落于清時事業耗磨于白頭將以沒世而終牖下亦通人之所爲浩嘆也時風順快甚半日幾三百餘里忽然風起諸山皆白頃刻波立四面不見人急泊舟則大風至矣盡大地飛沙口中皆如含礫錚錚有聲時風力愈勁忽颯颯至則波散竄檽間惟中郎獨鼾聽如故至天明風猶不息步至嘉魚遣人瞷李太清俄太清亦遣人來

迓相與共入城坐李子書樓上邀遊龍潭山山下潭水清徹可愛過小橋遂緣城登山山中老松數十株隱隱皆欲攫人李子曰此元物也設酒松下望臨湘蒲圻之山如烟霧而大江如練橫亘而過原隰皆紅土如赭焉午後李子復邀入樓中中郎獨撻山轎過市市人皆大笑羣兒隨之李子置酒酒半酣持巨觥前行酒李子爲人豐頰坦易不拘小節每一笑則頷頟不得休善飲酒每論古今慷慨

之事輒太叫是日天微雨復晴山色在望白水一帶爾我微歌聲滿天地至于無情之悲無情之樂何必臧荆卿高漸離燕市中也抵舟中漏已下三鼓辰起風不甚順予與伯脩以明寄菴緣岸而行從蘆葦中裸體放歌行者異之自嘉魚來三十餘步一舟每舟中十餘人其地各有界不得溷甚有相爭者至四月十二三則北風十餘日魚苗如沙塵以法收之餋以水食以雞子持去閩浙射利始知

舟人所爲魚苗風者乃四月十四五也風平
復登舟日暮各持酒坐船頭於時京口之山
有如兩眉相對江上平波如鏡雲霞組織可
愛予于船頭仰臥豪歌明日早行武昌在望
過鸚鵡洲念駡鍛錫公事低囘久之時客有
道及何心隱事者予因乾笑曰嗟嗟江夏一
片地耳前有禰衡後有何心隱何獨不平之
多也禰衡以得罪於漢之宰相而死於此心
隱以得罪於明之宰相而死於此然漢之宰

相不殺禰衡而假人殺之明之宰相不殺心
隱而假人殺之其地同其事同其兩處士之
豪氣同其假手於他人又同是又可發一大
笑也泊舟武昌羅生彭生來訪予因與彭生
閒游覔酒家而伯修四人往黃鶴樓次日雨
如注懷抱殊惡然兩日雨都得兩日醉無醒
時稍自快也無何有人來曰樓船往晴川閣
洎予曰此必諸人遊別山也予從漢陽門乘
小艇尾之不及遂自登晴川閣閣據別山之

滸武昌萬家在望盖城外有山山外有塔又蛇山樹木蓊欝天中而黃鵠屹然于水之涯武昌之景真若爲此閣設矣從後隙中窺别山則諸公方蟻旋而上數點在山腰間予大呼之不應賈勇登山山脚萬塚鱗鱗漢陽城裡生人往來而漢陽後地及山脚則皆死人寂寂處爲之一嘆也山還登舟次漢口明日抵團風自團風舍舟而陸夜抵到灌河予與以明寄菴先至相與散步青山在前山邉一

泓河水清徹見底河邊白沙如雪予坐沙中
掬水漱齒冷然可愛自到灌發一路多山河
皆晶晶見沙石諸山斷續不知名字天晴萬
里無纖翳山色皆淡冶可人於青翠之中見
晃耀如星或如碎雲母者山中白石也自鄂
岳來山勢於此益秀近山為山遠山為雲不
可曆數過孔子問津處徘徊久之是日午遂
至湖上李子日袁君來持三記示予復作艮
月生後語最奇絕又有輕僧傳亦可觀詩有

數十首詩則長兄石浦與次兄中郎同賦咏者然皆不如小脩八斗才也吾爲君傾倒甚矣記有三一病記二貧記三即東遊記也惟病故貧惟貧故遊病起不自愛惜故有病苦貧起不自節量故有貧困於是東遊以求解脫矣嗟乎使貧而可解脫則我不貧矣使病而可解脫則我無病矣貧病覩君尤甚而何解脫之求乎況吾覩君又多一不可說患害切身事乎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毹毹

去將安所甚矣予老而苦也則亦將從君三兄弟以求解脫矣君旣東游吾馬首亦西矣此三紀事文俱辛卯壬辰年作是時予方弱冠意氣勃勃易視天下事遭蹶于場屋益憤發讀古今書而不堪寂寞時復以游冶自適貧病相纏遂有志于無生之學然適浮好之非能捐世緣以趨靜寂也故又有東游訊問事此數本者寘囊中久失去矣偶于漢陽王章甫案上得抄本并予他論著一卷予見而

袖之章甫奪弗能得第云我存稿後復相與
寻取而閱之其中僅有病及遠游二紀事文
末皆有李龍湖語所云紀貧事者已亡去矣
然紀貧文亦無足取者大約少年自傷懟激
之語也予尤記末有語曰昔夷吾之窮也而
分財多自與祖逖之窮也而出南塘郭代公
之為尉也而掠人私鑄以饗賓客夫數子非
無才者窮而其計不得不出于是亦殊可憐
矣雖然何恨哉鮑叔見而知之江左知而容

之則天語而寄之何恨哉李公亦書其後云
貧何是紀貧人世常也若記貧是若貧也謂
貧不苦是強說謂貧而不見貧是僞說然則
何以免此苦乎已苦貧矣又妄費之使日益
貧吾其如子貧何哉陶公苦貧而自求彭澤
令然與其苦折腰也無寧苦貧顏光祿實苦
小官卑也而其子爲大官又不願見之則亦
終其身卑且貧焉耳矣吾其如子貧何哉吾
記貧不足存而此數語妙得純脫而實褒之

法至陶顏二公情不能貧骨不能軟處勘破

古人骨髓因并書之于此即前所紀事文乃

少時筆亦多俚散并爲公數語而存也小脩

記

代少年書

萬曆丁酉冬予以失意客金陵與丘長孺諸

友出入桃源渡時新安有一少年游太學狎

一妓情好甚篤後遂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

惟一兄主持家政甚嚴正移書切責之必欲

其遣去不然則皓首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
年憂惶甚不能措詞加答適數與予往來含
淚爲予言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吾兄亦知
讀書頗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可以感動之
則吾事濟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爲草數紙使
此人不出帷當效環艸之報予感其意令陳
彼意所欲言命筆爲作一書後十餘日晤少
年欣然曰吾兄有字至云與弟未別數時肇
下便已如此旣有讀書之志卽早攜新婦歸

愚兄不以一肯蓋生平也遂束裝告歸且寘
酒爲予壽令其姬捧觴爲歌一曲諸友人笑
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予得此人歌一
曲勝相如千金多矣遂一笑別去庚戌夏偶
檢書籍忽于晉書內得數紙醉墨淋漓視之
即舊日代人書也屈指十六年矣閱而自笑
曰當時一往儁氣亦自可喜使今日把筆却
未必能矣是書也不可使兒輩覺然亦何可
不使慧人輩知也因命侍史錄出存之其詞

云

信來得領嚴教感激慚惡不可勝言自先人没後得吾兄提携以有今日期雖不才沾霧露之潤借朱藍之益亦既有年雖有童心粗知名教若夫逐野外之鶩鶩忘堂上之鴻鴈聽花間之幽背霜滌之箎即死不爲也但一時迷昧忽忽如夢今事定情牽有不能頓遣者緣斯人去年自離陽邑酒爐即永居竹橋旅寓不意入室之柳葉遂成結子之桃花至今

懷賑巳盈四朔念烏衣之派不蕃青廂之寔
尚肎兄與弱弟皆艱嗣息設得一兒慕嘗有
托如莫愁之産阿侯胡㛹之生遥集亦爲幸
事且近日維楊間多有以紅粉妖姬孕青雲
上客者兄所目擊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蓮
花糞土産芝菌此其未能頓遣者一也斯人
雖在煙花志堅松柏勉離舊巢得過阿母彼
重失錢樹恨切肌骨大罵分袂恩斷情絶設
令再入故檖顔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車之

日即絕命之時昔嚴武與妓俱亡追者繼至付之琴絃後作祟不止我雖不殺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止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爲厲鬼此其不能頓遣者二也自斯人入門改去鉛蟬謝下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縞衣綦巾起而操作言不出口苦不惜身死似良人克相婦道且夜勤刀尺以伴膏火相勉伊吾以致雲霄此其不能頓遣者三也即中所藏雖無長物尚有博山舊爐雀尾遺鼎砂翠斑爛

之器牙玉輝映之章畫則小李将軍書則海
岳外史皆今之收藏司其骨鑰設爲德不終
將燕鶯化爲鶗鴂恐付之祖龍盡成灰燼則
先代所貽皆爲烏有此其未能頓遣者四也
自吾兄嚴命旣到斯人卽泣曰微豸小畜亦
知護子憐兒我雖煙花下賤幸已有身設欲
逐我俟分娩之日爲君家存此一脉然後自
覓白練永赴黃壚弟聞之亦自傷心夫卽欲
處之亦須少緩今蘭玉幾何豈稻麻也哉而

弁髦之乎此其未能頓遣者五也觀此五不能頓遣之意則弟之定遣而不即遣也亦畧有可原矣至于兄責我以罪罪何遽無之生平讀古人書詩見夫桃根桃葉同登子敬之舟阿田阿錢共列棄疾之帳白太傅之小蠻樊素蘇學士之朝雲榴花集中殊不自諱誤信文人風流治習未必頓除尤而效顰此其罪一也歲月如流未必我與開口而笑寧有幾時一席多資安同安石之癖千金散盡寧

茸李白之貧遂使斑嗣之賜書僅存陸賈之
遺金漸罄此其罪二也又古人云文有仗景
生情托物寄興麗人嫾燭遠山磨墨千古一
遺也弟不幸無遇枯坐文思不屬微聞香澤
倚馬萬言出鬼入神驚天動地兩儀發耀于
行中列星迸落于紙上此其罪三也江左烟
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謝家調馬之蹊尚餘
芳草王氏鼓楫之曲仍有文波以爲風土孰
俗不妨相沿此其罪四也近日文人概多勝

情如其子甲輩皆少年冶遊目爲蕩子一旦懷蛟變化立致雲霄豈留念煙月卽屬塵土下士乎弟不幸謬有此見此其罪五也弟又有昧死一言世間亦自有英雄豪傑能爲格外之事財色小失自當赦除天下有事正賴命世長才曲謹小廉豈能承當卽如宋時與契丹爲鄰大小七十餘戰屢致敗北而能大破之者乃欲娶薛居正子婦之張齊賢也澶淵之役宋幾不保而能擁駕渡河重造社稷

者乃溺愛倩桃之寇萊公也宋既南薮金虜
破竹而下而能于黃天蕩上幾制兀术之死
命者乃娶妓女梁氏爲妻之蘄王也宋時
止有此三大偉人皆能造非常之功而亦未
始無非常之過彼恂恂謹飭如張德遠輩終
身無二色如王安石輩何益于存亡之數弟
雖不才設國家有事寄之一面尚能談笑却
虜樽俎破敵自信才畧不後古人不能自制
于口而輕作此語以示長者此其罪六也抑

清忍欲事本非易故古人云不邇聲色今不幸邇之矣邇之而能不溺非聖賢不能樊通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流流則通通而辟生焉自古英雄每不能不牽情于帷幙故蘇武于嚙雪吞氊之時而猶有胡婦之娶曇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淫慾而正性命卽參玄上士亦虞習氣難除尚借安般數息之禪白骨流光之觀然後暫能驅遣假使兄當盛年而有一多情女子苦相留連

以死自誓不出兄門兄遽能以慧劍斬之乎

弓不能如下惠坐懷頭陀一宿而坐墮落有

情之痴此其罪七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見吾

兄哉惟吾兄赦其七罪祭其不能頓遣之情

而解三面之網令弟得遂私願同歸舊居絕

意鉛華精心竹素發二酉之藏竟三餘之秘

見子雲之腸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後不唾取

大物爲一家光寵者願吾兄永擯而絕之以

爲蕩子之戒皇天后土寔聞斯語人行匆匆

言辭無敘幸惟原宥

紀夢

萬曆甲寅冬十月十五日予晚課畢微倦趺坐榻上形體調適心神靜爽忽爾瞑去如得定狀俄魂與魄離躍出屋上時月色正明予不覺飄然輕舉疾于飛鳥雲霄中見二童子淸美非常其去甚駛予不暇問但遥呼予曰快逐我來盖西行也予下視世界高山大澤平疇曠野城邑村落有若垤土杯水蜂衙蜂穴

予飛少墜即覺腥穢不可聞極力上振乃否

俄至一處二童子忽下至地曰住予亦隨之

而下見有坦道如繩其平如掌細眎其地非

沙非石光耀滑膩逐路有渠皆文石爲砌寬

可十餘丈許中種五色蓮花芬香非常渠上

有樹枝葉晃耀好鳥和鳴間有金橋界渠欄

楯交羅樹內隱隱朱樓畫閣整麗無比見樓

中人清美姸妖宛若仙人皆睨予而笑童子

行疾予常追之不反乃大呼曰卿可于前金

橋邊少待我當有所言童子如言吾婦及之
共倚橋上寶欄少息予揖二童子問卿何人
此地何處幸爲我言二童子曰予靈和先生
之侍者也先生欲與卿有所晤言特遣相迎
耳予問曰靈和先生何人也二童子曰郎令
兄中郎先生是也今生西方淨域易今稱矣
相見自爲卿言可疾往予遂與二童子復取
道俄至一處有樹十餘株葉如翠羽花作金
辦樹下有池泉水汩汩池上有白玉扉一童

先入如往報者一童導予入内所過樓閣凡
二十餘重皆金色晃耀靈花異草拂于檐楹
至一樓下俄見一人下樓相迎神情似中郎
而顏色如玉衣若雲霞可長丈餘見予而喜
曰吾弟至矣因相携至樓上設拜共坐有四
五天人亦來共坐中郎謂予曰此西方之邊
地也凡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地亦
名懈慢國其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
百由旬中有妙蓮衆生皆托體于其中特滿

則散居各處樓臺之上與有緣清淨道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故勝解易成不久墜進爲淨土中人耳予私念如此美妙之處尚是邊地耶仍問中郎曰兄今生在何處中郎曰我初亦以淨願雖深情染未除生于此地少時今已居淨域矣然終以乘急戒緩僅與西方衆生同一地居不得與諸大士同升于虛空寶閣尚需進脩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

飛行自在游諸剎土凡諸佛說法之處皆得
往聽此實爲勝非諸衆生所能及也拉兮行
中郎冉冉上升兮亦不覺飄然輕舉倏忽虛
空千百萬里至一處隨中郎下無有日月亦
無晝夜光明照耀無所障蔽皆以琉璃爲地
內外映徹以黃金繩雜廁間錯界以七寶分
劑分明地上有樹皆旃檀吉祥行行相值莖
莖相望數萬千重一一葉出衆妙花作異寶
色下爲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其底沙純

以金剛其中生衆寳蓮葉作五色光池上隱
隱危樓迴帶閣道傍出棟宇相承窻闥交映
階墀軒楹種種滿足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
音大約與大小阿彌陀經所載覺十不得其
一抄一忽耳寻愛玩不捨已仰而聯之見空
中樓閣皆如雲氣上浮中郎曰汝所見淨土
地行諸衆生光景也過此以上爲法身大士
住處甚美妙千倍萬倍于此其神通亦千倍
百倍于此吾以慧力能游行其閒終不得住

也又過此以上爲十地等覺所居卽吾亦不得而知也又過此爲妙覺所居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卽等覺諸聖亦莫能測度矣語罷復引予至一處無墻垣而有欄楯其中院宇光耀非常不知俱以何物爲之第覺世間之黃金白玉皆如土色矣共坐一樓下少談中郎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然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則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則生品最高其次戒急則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爲業

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于親見同學諸人矣弟之般若氣分頗淡而戒定之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亦狂慧也歸至五濁趂此色力強健實悟實脩兼之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自有良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殊六齋遺法見存遵而行之諸戒之中煞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啟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于清泰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于事我與汝于空王刼時

世爲兄弟乃至六道輪廻莫不皆然幸我此
生已得善地恐汝墮落故以方便神力攝汝
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寻更問伯脩諸人
生處曰生處皆佳汝後自知言已忽凌空而
逝俄巳不見寻起步池上忽如墮者一駭而
醒通身汗下時殘燈在篝明月照窻更已四
漏矣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五 終